



刊头书法 陈峨

书画艺坛

年岁渐长,记忆力走下坡路,这是自然的事。回家的车程一个多小时,向来一首不熟的新诗,看注释,理解句意,顶多记住十来句,已经不错了,说的是长一点的古诗,不是简短的绝句。

在回家路上,无聊之时,拿出《哀王孙》默记,很轻松地就记住了。

以我蜗牛一样慢的速度,能记住这首诗,并不是记忆里违反自然规律,突然增强了,而是这首诗实在好。看似没有朗朗上口的金句,实则极具韵律美,布局精巧,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章法匀整。记的时候,会觉得顺畅,诗句就像流水一样汨汨地滑到心底。

梁运昌《杜园说杜》:“今以

行云流水

□ 耿艳菊

节奏之自然划为四段,一韵到底,而于每段前加押一韵,此亦少陵创格。”中午再去看这首诗,标出韵脚,果是若此。

以前看诗,只玩味句子的意境,很少注意诗句的韵律,如今方知正是诗人苦心经营的韵,才让诗句像绸缎一样光滑,像溪水一般清脆婉转,像唱歌一样空灵剔透,像山中大喊一样畅快明朗,读之忘忧。

陆时雍《唐诗镜》评此诗:“去繁就简,语归至要,观其分布起伏,隐隐有断崖千里之势。”也有评论此诗,说“最能体现杜诗

行文中笔势萦回、沉郁顿挫的写法,尤其是最后四句,‘花门劈面请雪耻’,本说恢复有望,却突然接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本说要事事小心,却突然接以‘五陵佳气无时无’。”

这些自然是此诗的妙处,但我最喜欢的是清人薛雪《一瓢诗话》里把此诗和王羲之的书法《兰亭序》相提并论,评云:“提得起,放得下,才是书家;撇得出,捺得入,方为作者。王右军字字变换,提得起,放得倒也;杜工部篇篇老成,撇得出,捺得入也。显而易见者,右军《兰亭序》、工部《哀王孙》。”

几年前,跟着家人去上过几节书法课。我自己不会写,但喜欢看书法老师写,就像欣赏美的

风景一样,是很快乐的事。

虽无法看王羲之写字的情景,但欣赏《兰亭序》的书法,依旧能想象出美妙的风姿,宛若世间自然而醇美的风景。

美是相通的。书法之美和文章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撇得出,捺得入”,读起来有些微拗口,猛一看也不好解,那么单看这里的“撇”字应该作丢开讲,“拗”原为不顺从,固执,这里也可以用这个意思解释。如果颠倒过来说“捺得入,撇得出就好理解了,就是书家的‘提得起,放得下’。”

正如苏轼所言:“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曹仁虎



现为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2023年个展《迟到的虎》在画家街汇弘楼开展,现致力于当代水墨工笔虎和各种动物、花鸟及书法创作。



▲ 国画《威震河山》
▲ 国画《幽兰堪同隐者》



秋来红枣压枝低

□ 杨丽丽

秋意渐浓,大地像是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悄然染上了一层金黄与火红。在这个如诗如画的季节里,一颗颗红枣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勾起了无尽的遐思与回忆。

走进乡村,远远地便望见了那一片红枣林。此时的枣树,宛如一位位饱经沧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伸展着虬枝,骄傲地展示着满树的果实。

走近红枣林,那丰收的景象令人心醉神迷。满树的红枣挨挨挤挤,像是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蛋,争着向人们展示自己的饱满与甜美。有的红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仿佛在窃窃私语,分享着丰收的喜悦;有的红枣则独自高挂枝头,犹如骄傲的公主,俯瞰着这片热闹的果园。地面上,也早已铺满了一层红彤彤的红枣,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块华丽的红地毯。

秋风轻轻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红枣在风中微微摇曳,似是在欢快地舞蹈,又像是在向人们炫耀着自己的成熟与美丽。有的红枣已经迫不及待地挣脱了树枝的束缚,掉落在地上,发出轻微声响,仿佛是大地在迎接这些可爱的小精灵。

大人们在红枣林间忙碌着,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有的拿着竹竿,轻轻地敲打树枝,红枣便如雨点般纷纷落下。那场景,仿佛是一场红色的雨,美丽而又壮观。有的则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的红枣,放进篮子里。他们的动作娴熟而又认真,仿佛在对待一件件珍贵的宝贝。带回家的红枣一部分会被晾晒成干枣,留着冬天食用;一

部分则会被做成红枣糕、红枣茶等美食,让全家人一起品尝秋天的味道。

孩子们也在林间穿梭嬉戏,他们一会儿追逐着掉落的红枣,一会儿又爬上低矮的树枝,去摘那些伸手可及的红枣。欢声笑语在红枣林间回荡。

站在枣林里,望着那满树的红枣,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一颗颗红枣,历经了春天的繁花似锦,夏天的烈日炎炎,终于在秋天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它们用自己的甜蜜和美丽,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而我们,不也应该像红枣一样,在生命的历程中,经历风雨的洗礼,不断努力成长,最终绽放出属于自己的风采吗?!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开启人类智慧大门的三把钥匙是:字母、数字、音符。学工科的我在电信设备三厂设计产品和编制工艺,与数字“相伴”了11年;在中国通信服务上海公司编辑企业报,与文字“相恋”了28年;退休赋闲在家,与音符“相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综合考量之后,最终选定柳琴作为我学习的乐器。那一刻,耳畔响起作曲家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那优美的旋律。外形酷似琵琶,个头小于琵琶,音质清脆悦耳的柳琴俗称“土琵琶”,经过王惠然先生四弦高音的改革,结束了柳琴仅用于戏曲伴奏的历史,登上了独奏、伴奏的舞台,填补了我国民族乐队中缺乏高音弹拨乐器的空白。

第一次见到我的那把崭新的柳琴,是教授我学琴的张老师从刚进货的八把柳琴中为我精挑细选的这一把。想到它将要如影随形陪伴我的后半生,禁不住就有些小激动。整个夏季近四个月,我基本上都是在美妙的学琴体验中度过的。每周一次上课后回到家里,我像着了魔似的,雷打不动调到练琴“频道”,反复操练力求熟能生巧。然而欲速则不达,毕竟年过花甲,力不从心了,高强度练琴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有时候手指按音和拨弦手腕用力过猛或点位欠准而断弦“熄火”。换上新弦,调准音调,继续练习。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 林春

当进入“轮与长轮”的练习阶段时,倏忽发现原来呀柳琴曲还有这么丰富的表现技巧。所谓“轮”,就是指极快的连续弹挑,而“长轮”就是时值较长的轮。张老师言简意赅“敲黑板,划重点”:不要急于求成,快速演奏收放自如须通过慢练达到要求,开始弹奏的速度肯定慢,但在长时间练习中能不断巩固正确的演奏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练习一段时间后取得进步,奏出又快又匀的“轮”。据此,我下功夫练习“轮与长轮”,有时晚间散步时,右手腕不由自主地小幅度快速摆动。我把刚学会的轮“现炒现卖”融入《我爱北京天安门》《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以及舞剧《白毛女》中的《扎红头绳》的弹奏中,让乐曲旋律更悦耳,音色更优美,情感更丰满。

冰弦轻颤,月华听曲。往后的余生中,能有柳琴相伴,独自弹奏,静心赏乐,享受美好,这是一件多么惬意、舒心的乐事哟。